初潭集

初潭集序

初潭者何言初落髮龍潭時即纂此故曰初潭也夫卓吾子之落髮也有故故雖落髮為僧而實儒也是以首纂儒書焉首

篆隸出而後以速行尋之首然
則是漢隸出而書之速行矣
實莫過于草書字也彥曰為
速行而後有之語非速行則云
請示衆皆有速行而後可啟

事文學既德乃習政事文學
忠亦緣於修德乃去寫德也云
德政事文學去實德也德內則
有夫婦君父子有昆弟德外
則為朋友君臣亞孰能闕一焉可

季六旦明丈姻之之翠丈婦一
端又且作汗先侭雜婦一人之之
欵色明責許允之好色而先
請作士為首门之之之之于板又允丈
及陳而縮　求和敢重呈之之語

可以群又云於言可以情然
而直寄之以理書豈發徒然事
而但書疑如常方之殺收也
始程書強而隸書亦云史籀至之
光出援而懷愾別叙乃入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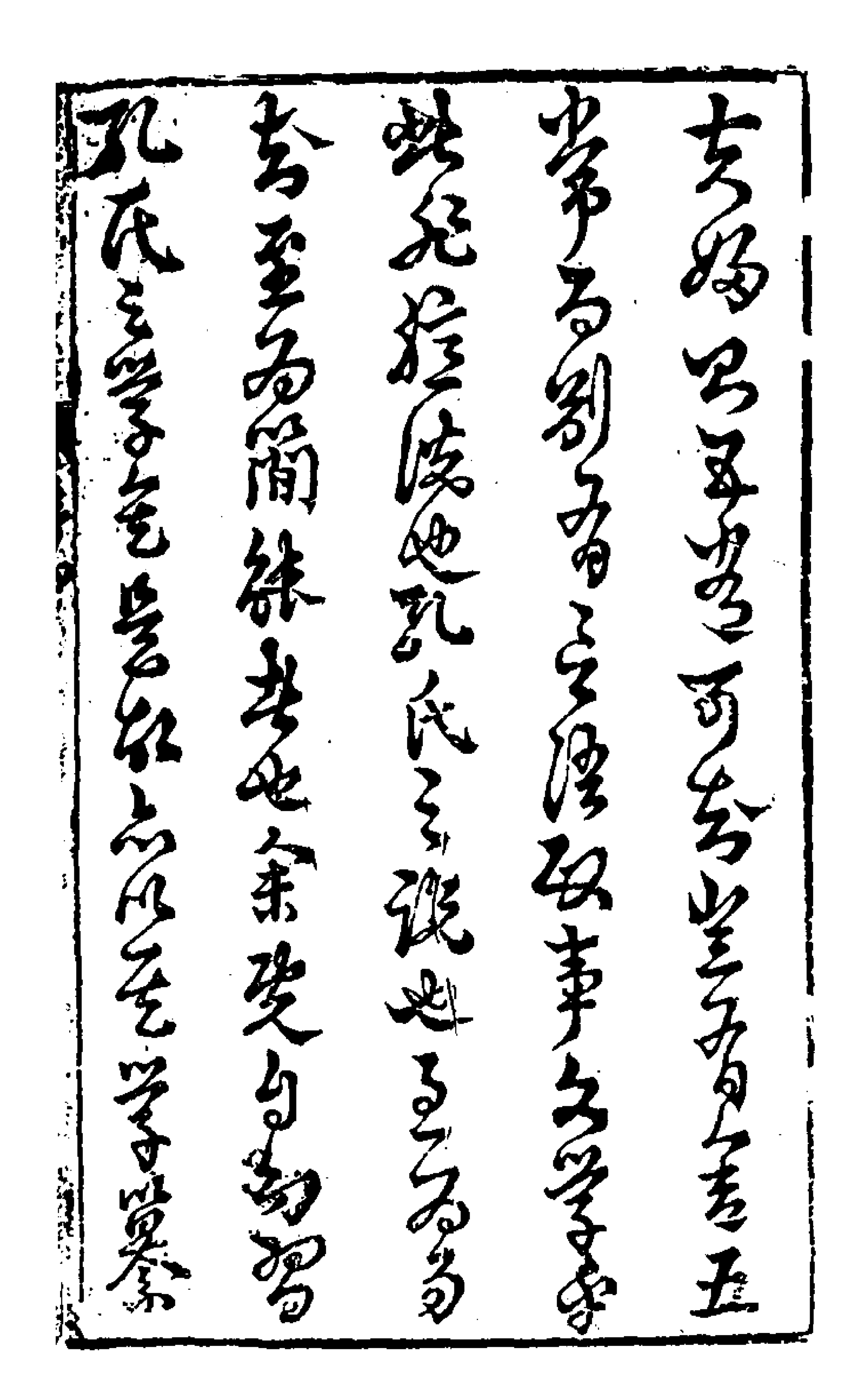
又何如也一婦人之身未嘗不

備此三長何況人士故孔門分四

科要德行之言談指與

也故之德行則三長者在其中

能三長寫德行將何所見乎之



去焉去讒可矣何以[illegible]也

閩溫陵李贄序

又叙

臨川王撰世説自漢末以至魏晉二百年間物事上下古今固未備也焦氏類林起自羲軒迄於勝國備矣而復遺世説不載豈以世説乃不刊之

書取其是草矣惟其是草故額
林所後為不刊之書為今觀之書
雖千載不同時而碑金宛然筆神
靈一字者取而讀之可為悅目可為
賞心真前後自相映發令人應接

不睃迎聲則傳神寫照于阿堵之
中目睛既點則其人凜凜有生氣
蓋三毛更覺有神且并其不可傳
者而傳之矣雖曰以意爲之亦實
不可易夫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處

千載而後備之神師我知其不屑也
而況於虎頭執鞭則世非無畫師也亦
曰徒於其四體妍媸云爾神者不
傳為日已久矣書之不傳其道固在
於是溫陵卓吾李和尚曰是書也吾

之則連璧合之則雙珠世說類林
自余并行於世余撥矣若劉孝標
之註世說是一世說也類林若廣世
說亦世說也皆所謂世說也而類林
備矣文既謂之廣世說矣說者以世

說合於類林以少從多以多視少
合而為連璧又奚為而不可此契人
閒參之一便非自附于昔賢而同契者
矣猶抗述而不作也且安在乎必於
世說類林等參而為之劉氏諸人等

刻而爲四焉而後可也者穎林成於茅茨戊子之春余復以是秋隱於龍潭之上至潭而讀之讀而喜喜而後合賞心悅目於是爲左矣今二書如枚不益一毛故不敢復名

李書、而但曰李氏初譚、云初至譚
首讀此也。嗚呼！代無人、特恨無
識人者、何世無奇音、特恨無賞音
著、令不念傳神者之難遇、而徒羨
人物之盛於魏晉之盛矣。嗚要君望

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以來所未有、今吾子古人物猶魏晉也、而顧長康雖美、余是以歎之、然則李氏初學雖志畫也、雅志歎也。

初潭集總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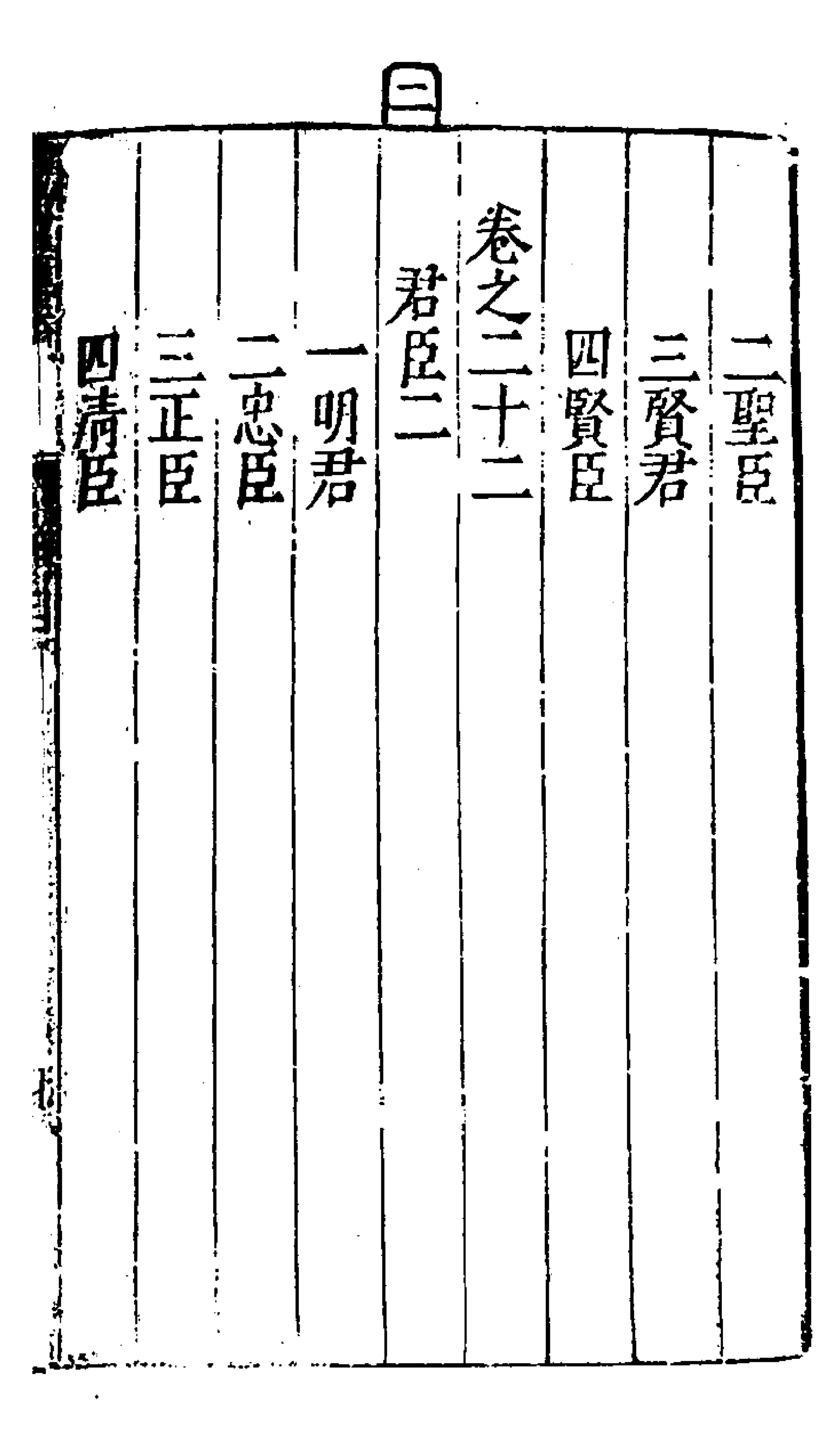
卷之三

卷之二十

師友十

卷之二十一

君臣一



卷之二十二

君臣二

卷之二十五
君臣五

三貌臣

四諂主

五奸臣

六庸君

七強臣

卷之二十六

君臣六

銓選諸臣

卷之二十七

初潭集總目

夫婦篇總論

李溫陵曰夫婦人之始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上下夫婦正然後萬事萬物無不出於正矣夫婦之爲物始也如此極而言之天地一夫婦也是故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則天下萬物皆生於兩不生於一明矣而又謂一能生二理能生氣太極能生兩儀不亦惑歟夫厥初生人惟是陰陽二氣男女二命耳初無所謂一與理也而何太極之有以今觀之所謂一者果何物所謂理者

果何在所謂太極者果何所指也若謂二生於一又安從生也一與二爲二理與氣爲二陰陽與太極爲二太極與無極爲二反覆窮詰無不是二又惡覩所謂一者而遽爾妄言之哉故吾究物始而但見夫婦之爲造端也是故但言夫婦二者而已更不言一亦不言理一尚不言而況言無無尚不言而況言無無何也恐天下惑也夫惟多言數窮而反以滋人之惑則不如相忘於無言而但與天地人物其造端于夫婦之間于焉食息于焉言語斯已矣易曰大哉乾

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資始資生變化無窮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夫性命之正正於太和太和之合合于乾坤乾爲夫坤爲婦故性命各正自無有不正者然則夫婦之所係爲何如而可以如此也夫可以如此也夫

初潭集卷之一

夫婦一

○一合婚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

虞陸不同同是賢者

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人通經者

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壻誰坐此者延明遂坐神志湛然瑀以女妻之

此壻好臉皮

郗太傅遣門生與王丞相求女壻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壻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東床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

此壻好肚皮

鮑宣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伯鸞德耀眞可兩對矣

梁鴻字伯鸞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

事奇 語奇 文奇

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字之曰德耀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入霸陵山

中以耕織爲業詠詩彈琴以自娛仰慕高士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作五意歌去適吴作詩至吴依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愼勿令我子持喪歸及卒伯通爲求葬地於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

此歸來夫求道德也又曰伯通亦非常人鴻可謂

得所主矣誰知鴻亦貞烈士乎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内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

幅齒遇　四面一樣皆得齒及

此婦求夫求勢利也又曰好女子與文君奚殊也

有好女子便立家何必男兒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武子爲妹求簡美對而未得

有兵家子有儁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曰誠是才者

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

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

所擬者非耶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

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

與婚武子從之兵見數年果亡

吳哉鍾氏也

○曹公聞丁敬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不如與伏波子楙太祖從之尋辟敬禮為掾及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兒悞我

愛才哉曹公也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

事奇語奇文奇

理家人深以爲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曰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惟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此夫嫌婦太無目也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悅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此婦嫌夫真非偶也

高柔婚泰山胡毋氏女年二十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通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官營宅於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有終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爲叅軍僶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暫舍相贈

詩書清婉辛切

此人太眞

周穉都作太常清潔守禮盡敬宗廟嘗卧病齋宮其妻哀穉都老病闚問所苦穉都大怒以妻干犯齋禁收送詔獄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此人太假

諸葛令女庾氏婦旣寡誓不重出此女甚彊正無有登車理恢旣許江思玄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

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女覺已不得出江郎暮至女且哭且詈積有數宿江虨暝入恒在對床後觀其意稍帖虨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嘿然而慙情義遂篤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無人與婚孫興公有女亦僻錯無嫁娶理故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亦不惡但吾寒

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遂啟藍田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過於阿智始知興公之譎

孫興公諸葛令愛女之心一也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惟一女甚有姿慧姑屬公覓壻公密有自壻意答曰佳壻難得如嶠比云何姑曰喪亂之際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却後少日報姑曰已覓得壻處門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

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玉鏡臺是公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掾賈女於青瑣中窺見壽說之恒懷存想後婢往壽家具述女意壽聞之心動遂請婢爲通音問得期而往壽蹻捷踰墻而入家人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宴會聞壽有奇香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充計武帝惟賜巳及陳騫餘家無此疑壽與女通而垣墻重密門閤急峻乃托言有盜令人修墻使人反曰其

餘無異惟東北角如有人跡而墻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秘之以女妻壽

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歇李生曰賈充賊奴以女妻壽是亦可也濫之詐壽之偷等耳壽以高材捷足故偷濫以有扇遮面故詐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充舍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

才氣卿不如不去郭氏不聽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何物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王文度為桓公長史時桓為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巳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曰下官

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
桓女遂嫁文度兒

孔淳之與王敬弘並爲人外交申以婚姻敬弘以女
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
盡歡共飲迨暮而歸或怪之答曰此固農夫田婦之
禮也按淳之少高尚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
等共爲人外之遊淳之居剡縣每有所遊必窮幽峻
嘗遊山遇沙門法崇因留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
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

竺僧度少孤獨與母居求同郡楊氏女苕華未及成禮苕父母繼亡度母亦卒度覩世代無常乃舍俗出家苕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理乃與度詩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固叵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可適軀華冠可耀首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有不道妾區區但令君惜後度報詩云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

歎令小上嗟不關榮悋期偕首發清歌布衣可憐身誰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由己寧云已恤他若華後遂出家

○二幽婚

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見一麞舉弓射之麞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有一鈴下唱客前充問此何府也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襆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

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為君索小女
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
手跡便歔欷無辭崔即勅內令女莊嚴使充就東廊
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
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勅
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
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
至家家人相見悲喜交集推問知是崔而入其墓追
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

乍沒既上岸充往竊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欣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盌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盌可顧兒恩愛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盌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懷

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嘆生死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盌高舉其價不欲令售冀有識者歘有一老婢問充得盌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盌著棺中今視卿盌甚似得盌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姨曰我甥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煖溫也願休强也即字溫休葢幽婚也其兆先見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

蓋相承不絶云、

干寳父有嬖人寳母至妬寳父葬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藏見婢伏棺上就視猶煖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說寳父嘗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寳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劉尹見而戲曰卿可謂鬼之董狐矣、

曹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掾邴原有女早亡操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後文帝作倉舒

誄有云貽爾良妃襚爾嘉服蕃操兆求甄氏女合葬矣李長者曰曹公聰明甚溺至此夠餘人哉然甚溺固極聰明者事也

○三喪偶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

荀粲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婦亡未殯傅嘏往唁粲粲不明而神傷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粲曰佳人難再得

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過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粲生平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哭之感動路人

曹公痛子逆知其子之必欲有婦荀子痛婦逆知其婦之必欲以身爲殉體悉人情一至此哉然荀之葬也送者無多人而人人皆知名士哭荀至於感動路人則荀眞其人世可惜之人矣雖無多人人實無多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孫楚集云婦胡母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序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孫子荆文生於情王武子情生於文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爲庾兒婦既寡將改適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好

王戎子綏欲取裴遁女綏既早亡戎過傷慟不許人

求之遂至老無敢娶者

王戎不成人王戎大不成人

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藏賜男女成人幸不為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婚娶未幾喪亡繼之娶之何難而喪之何易也智者於此不可不發深省矣夫既喪矣則百年而喪與數年而喪一也回視向者擇配之審合聚之難苦切之痛歡樂之極如飄風過雨雖影響無複存

者此悉運太子所以識之早也

○四妬婦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値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爲動容徐徐結髮斂手向主言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神色閑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賢主哉雖妬色而能好德遠過男子遠矣

賈公閭後妻郭氏酷妬有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嗚之郭望見謂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竟無子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猶漢之樓護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為之損

王夷甫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

婢以錢遶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
却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郭氏貪欲令婢路上儋糞諫之郭大怒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窻而走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爲不敬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

○王丞相有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

○謝太傅劉夫人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

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甥輩、微達此旨、共問訊劉
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
已、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人云周公是男子相
爲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言、

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王公、使不能堪、乃密營
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瑣臺
中、望見諸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遥見甚憐愛之、
語婢、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答曰是第四五等
諸郎、曹氏聞知、驚愕大恚、命車將黃門及婢二十人

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叙謙志蔡曰不聞餘物惟聞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王大愧後故貶蔡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充兒也

此六者真潑婦也然亦幸有此好漢矣

初潭集卷之一